

# 建功强军事 业我和我的连队

我所在的警卫连，汇聚着部队一群年轻的士兵——官兵主体是“00后”。日复一日，我们执行着相对单一的任务：站岗、训练，保障飞行安全。

作为不可或缺的前沿防线与安全基石，我们的职责，如同哨探照灯的光束——照亮前路，辨识险阻，护卫每道航迹笔直延伸。

平淡是常态，重复是磨砺。不久前，连队更换岗哨车。仅5年时间，在这片不大的营区，穿梭于相距近3公里的4个哨位之间，岗哨车的里程表跳到了6万

多公里。我被这个具体的数字，深深触动了。

我意识到，站立是坚守的誓言，更是艰苦的淬炼。正值青春年华，这群年轻的士兵却必须保持静默。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流行浪潮，许多连队的兵坦言：“有时真追不上同龄人谈论的那些梗。”

上任前，我曾预想作为警卫连的指导员会面对多少抱怨。然而，真正融入班排后，现实令我动容。

那些被风雨雕刻得黧黑坚毅的脸庞

下，跳动着滚烫赤诚的心。他们将青春年华，倾注于这1平方米的哨位，在平凡的坚守与内心的丰盛之间，探寻着军旅人生的坐标。

“抱怨‘没意思’，能换来‘有意思’吗？”中士王栋摸着山东口音道出真谛：“想到和得到，中间还有两个字——做到！”

于是，我看到的是：中士丛亚鹏在磨砺中成长成为值得信赖的班长；上等兵刘德浩将风霜雨雪、晨曦星辉的军旅点滴，凝于笔端画卷；中士王晓鹏在“龙虎榜”

上名列前茅，成为助力战友“追风”的体能小教员……

“站立”，这个朴素的词语，承载着警卫连的尊严与力量。

中士魏庆峰在《驻训日记》中自省：“今天交接岗犯了迷糊，程序混乱。我也算个老兵了，怎么会这样的问题？在外驻训，我是新兵的榜样，也是连队的门面，必须立即改正！”

任务轮换前，中士刘磊坚定表态：“枪听我的话，我听党的话。能为连队、为自己争取荣誉，我同样是幸福

的！”纵使订婚在即，任务当前他也义无反顾。

当“躺平”“佛系”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口头禅，“站立”已然成为融入警卫兵血脉的军营哲学。“起码我们军人不能轻言‘与世界和解’。”这是下士李彦呈的信念，“跑步，我们永远追求‘再跑一圈’；单杠，永远挑战‘再拉一个’！”

赴任前夕，一位首长问我：“指导员是什么？”我自信作答：“是连队主官，是指挥员，是党支部书记。”他点头之余意味深长叮嘱：“更要记住，你

是战士们的兄长。”

如今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自己不仅是战士们们的兄长，更是警卫连的一名新兵。能在这1平方米的哨位上，日复一日地“站立”，用青春丈量忠诚的刻度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“样子”。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与他们一同学习“站立”，是我军旅生涯最珍贵的荣光。



# 天空之下 哨位之上

■王文博

空军航空大学某部警卫连官兵在机坪哨位执行警戒任务。

高润生摄

## 我们的青春

## 我们的奋斗

### 战位听风

### “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”

凌晨，是机场风最大的时候。

一阵阵地响，冲击着中士刘磊的耳膜，仿佛粗粝的布匹缠绕着哨楼反复摩擦。

他已习以为常。这呼啸的风声，是每一位踏上这个哨位的士兵军旅生涯中的长久印记。

那些离开空军航空大学某部警卫连的老兵，每每忆起，常会以夸张的语气感叹：“嘿，那风啊，差点没把哨楼掀翻喽！”

“班长，您知道风有多少种吗？”巡逻途中，上等兵闫晓魁突然发问，“我总结过，有的呼呼作响，有的嗡嗡低鸣，最难熬的，就是眼下这种——轰轰隆隆，让人睁不开眼，张不开嘴……”

顶着这样的烈风前行，两人如同两张被压弯却依然前行的弓，口中刚吐出的话语，瞬间便被狂风撕扯带走。就连军犬的耳朵，也从竖立变为伏下。

飞行员驾驭风，迎风起飞，侧风修正，那是翱翔蓝天的技艺。而守卫在机场上的警卫兵，则更多是感受风的“脾气”——好风能让人汗流浹背，冷风则能在寒冬里，一个不留神将睫毛冻在一起。

“警卫兵，靠的就是两条腿撑着。”闫晓魁初下连队时，刘磊掰着手指告诉他，“一是吃苦，二是坚持吃苦。”

刘磊未曾预料，自己踏入这片标记着“艰苦边远”的土地后，脚跟会扎得如此之深。5年来，刘磊感到自己在这风沙中“被吹得成熟了”。他能默写出警卫执勤手册中的相关章节条款。曾经的那些抱怨，也悄然消散。

战友在视频那头心疼地念叨：“你被风吹老了。”她寄来的擦脸油和面膜，也难对抗风沙在刘磊眼角刻下的印记。

这片土地，始终保持着空旷。寂寞，和风一样，往士兵们的心理钻。年轻的胸膛，激荡着雄心壮志，但也经受着平淡的消磨。因此，警惕的目光与心灵的自由需要达成一种默契——如同旷野中醒目的树，在无人注视的角落，永远保持挺立的姿态。

在岗哨上，中士刘春雷喜欢在心里默唱歌谣。这位曾学习民族乐器的年轻人，将高亢的歌喉浓缩为心底流淌的小调。渐渐地，他和战友们共同收录了哨位上的“心动歌单”——

在“敌人腐烂变泥土，勇士辉煌化金星”的壮烈中，倍加感动；在“春雷为我敲响战鼓，红

日照我把敌歼”的豪迈中，愈发振奋；在“送战友，踏征程”的不舍中，体味深情……

旋律无声，警卫兵始终保持着专注。一次，飞行任务尚未结束，一只动物越过围网闯入机场。刘春雷从哨位一步跃下台阶，狂奔百余米将其驱离。几分钟后，最后一架次战机平稳着陆。

回到哨位，刘春雷依旧在心里哼着歌，目光如炬扫视四方。直到下岗，他才发觉方才那奋力一跃，让鞋跟与靴面开裂，小腿也被一路的草叶枝干划出一道口子，泥、血与沙沾满了迷彩裤。

“《有我》歌里有句歌词：‘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’。”刘春雷说，“站着很简单，把背挺直就行；但站着也很难，要一直挺下去。如果站着就是我的价值，那我要有出息地站着。”

### 青春追风

### “跑起来，才能感受到风”

年轻的警卫兵们有时会煞有介事地点评“远处跑道上起降的战鹰。飞行员驾机起落的航迹，有时如同另一种‘身份证’。上等兵王庆烨年纪虽小，却自诩有个“本事”——能通过识别这些航迹，“猜”出执飞的飞行员教员。

“看！这接地，轻得像羽毛飘落，肯定是左教员。”“这下滑线有点高，这个学员今天估计要被教员‘划’一顿。”……

无法翱翔的警卫兵，离飞行最近，也离飞行最远。

《空军警卫兵之歌》唱道：“战鹰高飞我站岗。”他们中的大多数，直到脱下军装的那天，或许也未能目睹一次座舱，触碰一次操纵杆。王庆烨坦言，那些脑海中的推测，有时只是为了寻找一种“存在感”。他忘不了，下连第一天，自己站在“提高警惕、保家卫国”的宣传板前，被班长们叮叮万嘱：“脚下就是前线！”

警卫连不大的学习室里，飞行科普书籍的借阅卡上，年轻士兵们的名字从未间断。他们喜欢限量手办、新款球鞋，也喜欢高飞的战鹰。那张书桌上，战士们自发购买的飞机模型——从教练机到最新型战斗机，如同点兵列阵般一字排开，每一架都昂首向上。

每当有飞行学员来警卫连代职锻炼时，他们的宿舍总是最受欢迎的。战士们和飞行学员挤在一起，谈论着运-20的最大航程、歼-20的巡航高度。倘若谁问出了“包线”“襟翼”等专业术语，立刻会收获一片敬佩的目光。

沙石往复，草木荣枯，警卫兵的双脚如同根系，始终紧贴大地，支撑着沉甸甸的责任。

近年来，警卫连将无人机全面纳入应急防暴预案处置全流程。拥有无人机操控经验的上等兵梁书宁“有了用武之地”。他列席连队

议议训会，探讨无人机的场景应用与操控规范。这是哨兵“眼睛”的一次革命性升级。

一次上级拉动演练中，应急分队长、二级上士谢常青突然接到无人机侦察组报告。他立即组织力量，依据实时回传画面部署行动，在喊话间隙完成合围，妥善处置了这起“特情”。

原来，这是机关参谋的一次“突袭”检验。谢常青、梁书宁因此受到表扬。然而，在参与侦察前出、红蓝对抗等任务前，他们曾一次次问自己：“我们执勤站岗，意义究竟何在？”

青春无法忍受长久的迷茫，他们在寻找一个答案。

二级上士惠健文，是一名军士排长，更是梁书宁心中的偶像。惠健文曾代表连队参加空军机场警卫专业大比武。训练中，他腿部韧带撕裂。术后恢复不久，他便重返训练场组训施教，成为连队响当当的“王牌”。

“你的问题是，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”惠健文告诉梁书宁，“军人，说了就去做，做就做到极致。”

这些平凡的“挣扎”，在每位警卫兵身上都很具体；惠健文刚有了第二个孩子，却因陪伴太少而满怀愧疚；盖万文用上了第三个护腰，腰肌劳损常让他背痛难忍；柴则筑在繁重的工作与备考压力下，依然咬紧牙关，保持着冲锋的姿态。

“好看的风光，不只是撑起天空的大树，也该有风吹不倒的小草吧？”连队文书高润生的手机里，珍藏着一张照片——国庆节那天，一位朋友参观延安王家坪，看到毛主席旧居旁一排相连的老屋挂着“警卫班”的牌子，便拍下来发给他：“你们辛苦了！”高润生沉思片刻，回复：“为人民服务。”

那天晚上，高润生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，内容是一张为祖国庆生而跑的“10.1”公里轨迹截图，配文是“跑起来，才能感受到风。”

### 哨位驭风

### “1平方米的坚守，就很了不起”

很少有哪个战位，将任务浓缩在1平方米左右；也很少有哪场战斗，时间严格限定在2小时前后。而这，就是警卫兵的战斗空间与战斗时间。

他们的军旅轨迹，被划分得米秒不差，永远像那枚棱角分明的军帽，方方正正，一丝不苟。

“紧握枪，军威武，警卫战士多荣光！”然而，获得这种认可并不容易。一次，班长发现列兵侯建航情绪低落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

细问方知，那天战友邻单位一名战友超假返回，侯建航敬礼后依规询问事由、上报放行。

返回岗位时，他却隐约听到一句：“……看大门的……”

尽管这名战友后来道了歉，那份堵在心口的委屈却挥之不去。“说不生气是假的。”侯建航坦言，“但班长告诉我，我们的岗位是部队的‘脸面’。老百姓看我们，就知道军人什么样；上级看我们，就知道部队状态什么样；战友看我们，就知道团队作风什么样。哨兵神圣，就神圣在这个境界上。”

退伍季，侯建航告别班长。临上车前，班长用力捏了捏他的胳膊说：“别小瞧这1平方米。1平方米的坚守，就很不了不起，因为这是守护战鹰起降的第一道防线！站在这哨位上，就得有驭风而立的定力。”

这1平方米的哨位，凝练着一支部队的作风、纪律、意志和战斗力。其力量有形亦无形：军姿，板正了这群兵外在的形象；信念，则塑造了他们内在的气质。

无论谁来到警卫连，都会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。2024年夏天，张连长初到连队上任，便赶上两年一次的警卫岗位练兵比武。从训练参谋到连队主官，他总感觉大家在“看着我”。

后来，张连长领悟到，那是“连队的标准在看着我。”“干部的样子就是兵的样子。”他说，“对警卫兵而言，某种程度上，并非我来塑造连队，而是连队在锻造我。”

上等兵付子豪面对挫折，用袖子抹掉眼泪。他的一句话打破了人们对00后士兵的“刻板印象”：“班长，没关系，我自己能消化。我不想以这种方式被关注。如果可以，我更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和荣誉赢得认可。”

这里，下士裴浩宇曾被班长严厉批评，却也永远记住了班长的话：“若是来混日子，就别选择这里。既然来当兵锻炼，我是班长，就必须告诉你对错。你犯错，就是我的失职。”

一群人，一件事，一起干，一定成。那次比武，连队勇夺团体第二名、个人第二名两项佳绩。

不久前，连队联系了11位从警卫连走出的老兵，请他们谈谈连队赋予各自什么。他们有的提干考学成功，有的退伍返回校园深造，有的在兄弟部队担任骨干。

视频那头，4年前退伍的赵泽坤动情回忆：“珍惜时间，勇敢担当，挑战自我，坚持锻炼……连队教会我耐得住烦，守得住心。”

跨年夜，排长唐嘉俊主动替下新兵的岗哨。他持枪伫立，静待远处市区即将绽放的烟花。警卫兵每天都有岗，无论何时会餐总有人缺席。每个班都少一张全家福，都缺一顿团圆饭。“这一年一次的特殊时刻，该让大家齐齐整整地在一起。”他说。

### 新战友们：

初入军营，相信你们心中都萦绕着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来当兵？”这是你们军旅人生的起点叩问。只有想清楚“为什么”，才能锚定方向、坚定前行。

我看到，你们怀揣着不同的憧憬而来：有的承载着家人的厚望，渴望在军营淬火成钢，实现蜕变；有的自幼心怀“当兵打仗、带兵打仗”的报国壮志，期待在强军事业中建功立业。当然，面对全新的环境、严格的训练、身份的转变，有些迷茫在所难免。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，这一步跨越巨大，书本知识难以全然解答。

大家可还记得《士兵突击》中的许三多？一个质朴甚至略显“笨拙”的农家子弟，正是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，在班长的悉心培育和战友的真情感动下，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“逆袭”，从“许木头”成长为兵王。他的故事启示我们：迷茫并不可怕，它是抵达清晰的序章。关键在于，必须坚定地迈开脚步，融入集体，在奋斗中寻找答案。

# 在火热军营书写青春答卷

致新战友的一封信

■王文博

真实的军营生活，远不止整齐的营房、铿锵的步伐和统一的发型。它更蕴含着无数细微之处，承载着深沉的情感和崇高的荣誉。至今，我还清晰记得，自己刚入伍时的一次50公里徒步拉练。队伍行至午后，大家疲惫不堪。途经村庄时，路旁几名戴着红领巾的娃娃肃然站立，我下意识挺直了脊梁。当他们齐刷刷向我敬少先队礼的瞬间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疲惫仿佛一扫而空。

事后深思，一名初入军营的新兵，何以赢得如此尊崇？答案就在这身军装——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信任，象征着无上的荣光，更赋予我们无穷的力量。新战友们，请倍加珍惜这身军装，用忠诚、拼搏和奉献去守护它的圣洁，为它增添新的光辉！

眼下，新兵训练正全面展开，这是你们夯实基础、加钢淬火的阶段。希望你们永葆入伍初心，持续激发昂扬斗志，在田径场上奋力奔跑，在训练场上勇往直前，让青春在挥洒汗水中绽放光彩。要深知，青春需要负重，磨砺方显珍贵。

同时，务必虚心听从班长教诲。他们是你们军旅生涯最初的领路人，是最亲密的兄长。他们或许言辞直接，甚至有时性急，但那份真诚坦率、面冷心热之下，是对你们毫无保留的关爱与期盼。成长需要时间，如同拔节的青苗。闲暇时，多与家人通电话，报个平安。请转告他们：今日军营，保障完善，从饮水机、烘干机等丰富的文体设施，衣食住行皆无虞。请家人期待一个更健康、更干练、更坚定的你！

战友们，在这个“快节奏”的时代，能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人民军队这个光荣的集体，是一种幸福；能在这个目标纯粹、作风优良的集体中学习、锻炼、成长，是一种幸福；能在军人地位不断提升、待遇持续改善的沃土上，收获如金子般恒久珍贵的战友情谊，是一种幸福。

让我们并肩携手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努力锻造成为让组织放心、令自己自豪、堪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士兵！

一片兵心

第1951期